



邵阳武冈,李明老家的房子已无人居住,十分凋敝。 记者 戴鹏 摄



娄底关家脑,李明的出租屋内陈设依旧,人已不在。 记者 黄定都 摄

辍学务工的乡村青年

“娄底救人事件”再调查(下)

普通人家的孝顺儿子

悲情的身影 动容的请求



从7月3日至今,近半个月的时间里,在还原救人细节的过程中,尽管李明一直拒绝记者的采访,但他的形象已渐渐清晰。

普通农家子弟,因为家贫不得不放弃心中的梦想,早早地生养孩子。如何面对突如其来的媒体采访以及铺天盖地的舆论谴责?对这一家三口特别是李明来说,是前所未有的考验。

还原李明的成长经历,我们发现他身上被背负着“贫困、矛盾和纠结”,事件背后隐藏着一个带有悲情色彩的身影。而采访结束时,其父母拉着记者的手说的一句“请求邓锦杰一家原谅”的话更是让人动容。

■记者 戴鹏 黄定都 汤霞玲 实习生 尹丹霞 钱洋洋 袁立



得知李明的事情后,在邵阳老家的伯父焦急地打电话给在娄底的亲人询问情况。 记者 戴鹏 摄

记者手记

学会放下,种一颗善的种子

娄底事件应该画上一个句号了。

一个辍学的乡村青年,在外艰难奔波,苦苦支撑着父母妻儿的基本生活,他早已不堪重负,这使得他有一定理由去逃避,毕竟他所能承受的已非常有限。在事后的调查采访中,我们也明显地感觉到李明及他家人所承受的巨大压力已濒临极限。

我们必须去善待每一个人,不管我们是否认同他的言行,因为这是我们每个人最基本的善行;我们也应该宽容被救的一家,不管他们曾经做过什么,但从他们的长辈亲属那里,我们看到了看似平淡实则震撼人心的善。

佛曰放下,放下这一家人,既是给他们、也是给我们自己,种一颗善的种子。

“李明其实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孩子,和一般的农村孩子没什么区别,也没有什么事情让我感觉特别深刻。”李明的伯父李子富告诉记者。

母亲苏秀其回忆说,李明自从辍学打工起,因为学历低没有技术,根本赚不到什么钱,能够供自己吃饭就很不容易了。

但是有一件事,让李父很感动。“我50岁生日的时候,他自己省下车费回来给我庆祝生日,他说,虽然没钱,但是爸爸50岁生日只有一次,一定要回来。”李父告诉记者,李明回广州的车费还是他凑的。

李父耳朵不好,记者在本子上写上了一句话:“你觉得你儿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年近花甲的他从旁边矮小的凳子上拿出一个黑边老花镜,眯着眼睛看了看,许久他回答:“老实人,做苦工的。”

2011年,李明带着妻儿来到了娄底后,还将父母接到一起住。装修有时只能做零工,有时一个月还做不了20天的活,生活有时也很艰难。但让苏秀其欣慰的是,每个月,李明都固定地给父母800元生活费。

辛酸父母的动容请求

7月12日,在武冈,当记者告知一位28岁的青年为救李明一家溺亡后,李明的外婆情绪激动,愤怒地不停捶打自己的胸口。

“他们这样做太不对了,太不对了,气死我了。”外婆流着泪告诉记者:“我怎么也不会料到他们(李明一家)会这样做,也许是因为家里穷,害怕要他们赔钱,但是他们不管怎样都应该出来道歉的,太对不起别人家的孩子了”。而此时,李明的外公眼眶通红,默默地坐着抽烟。

同一天,李明的父亲也紧紧握住记者的手说,我儿子没有做过坏事,这一次是死里逃生,如果不是邓锦杰救了他们,死的就是他了。母亲请求记者带个话,实在是对不起他们(邓锦杰一家),感到很抱歉,小孩子太年轻,请求他们原谅。

在李明母亲苏秀其看来,儿子看起来很懂事,知道孝敬父母,但是很多常识不懂。“这件事情对于他来说就是一道坎。”苏秀其说,儿子还没有缓过神来,等他调整好了,他才能处理好这件事情,希望大家给他一点时间。

而一直让李明父母泪水涟涟的是,继7月10日李明现身,由于上门来找的人太多,儿子已经离开,去了哪里,什么时候会回来,也从来没有跟父母亲提起过。

拷问良心



邵阳武冈市水浸坪乡某村,竹林环绕,草木森森,这里便是李明的家乡。

“村里自然条件差,缺水,石山多,主要靠种玉米卖钱,没其他的收入。”一下车,记者便遇上该村的村支书刘又华,他感慨。

在刘又华的指引下,记者很快找到了李明年少时居住的老房子。记者走进庭院看到,屋门前堆积着高高的稻草。在稻草、门框和窗台上,布满了蜘蛛网。显然,这里已经很久没人居住了。

因为李明初中毕业便外出务工,并且很少回家。除了自家亲戚以外,其他村民对李明的印象都已经模糊,而对他的妻子杨柏叶和小姨子杨朵的情况更是知之甚少。

李明的母亲苏秀其介绍,李明初中以前成绩平平。考上高中以后,读了一年,就出去打工。讲起孩子的成长经历,苏秀其有说不出的愧疚。儿子从小喜欢画画,高一时开始学美术。突然有一天,儿子对他们说,不想读书了,因为不想看到父母那么累。“因为考个美术学校起码要上十万。”

随后,李明孤身一人前往广州打工。“我们对不起他,家里面太困难了,他自己跑出去,说去广东。最开始在建筑工地上做水泥工,晒得黑瘦黑瘦的。”说着,苏秀其用手抹去眼角的泪。

据悉,在广州打工时,李明认识了杨柏叶,直到怀上了孩子父母才知道。

但水浸坪乡计生办向记者出示的资料却显示,李明的婚姻状况至今为“未婚”,在乡政府也没有任何关于杨柏叶和小哲的登记信息。“李明当时只有20岁,还没有达到法定结婚年龄,所以无法办理正常的婚育手续。孩子现在都四岁了,至今没上户口。”李明所在村的村支书刘又华告诉记者。

父母患病的窘迫生活

“在广州只能赚2000多元一个月,根本养不活自己。”苏秀其说,看到舅舅他们在娄底做装修工能赚200多块一天,李明来到了娄底。

在娄底市关家脑一栋破旧的宿舍内,红砖外墙未加修饰,狭窄的楼道里挤进了几个半米长宽的鸡笼。这里是几十户外来务工者的落脚地。一个家庭一间出租屋,每间十几平方米,十几间一层,独门独户,互不影响,四楼左手边第三间出租屋就是李明一家的住处。

7月12日晚,记者到来时,这里已门窗紧闭。透过铁门可看到,房内的饮水机里还有半桶水。邻居说,他们前几天还在,这两天不见了踪影。邻居告诉记者,他们一家基本不和其他人来往,只是出事后,大家才开始谈论起这一家人。

记者在李明家的窗台上看到的一本病历证实了李明的母亲苏秀其患有严重的风湿病。采访中,苏秀其拿出了一大袋中药,指着家中熏黑的药罐子说,丈夫也患有冠心病和腰椎间盘突出,“一天熬三顿中药,喝了以后他的腰痛脚痛就会好一点”。